

古識緯書錄解題附錄(二)

陳 槃

(1) 孫氏瑞應圖

(2) 敦煌鈔本瑞圖殘卷

孫氏瑞應圖

敘 錄

〔馬國翰輯本序〕瑞應圖一卷，孫柔之撰。隋志五行家有瑞應圖三卷，瑞圖贊二卷，注云，梁有孫柔之瑞應圖記，孫氏瑞應圖贊各三卷，亡。唐志雜家復出孫柔之瑞應圖記三卷，今佚。從諸書所引輯錄，凡一百二十一條，較舊多其一種，意神鼎、寶鼎，引者殊題，當同一瑞器也。諸引皆不言「記」，故止題瑞應圖，而圖實散亡，不可見矣。開元占經引有注語，未知誰作？觀其亟言宋事，又述及沈約宋書，則知梁陳間儒之所爲矣。

〔葉德輝輯本序〕隋書經籍志五行家載瑞應圖三卷，瑞圖贊二卷，無撰人，而注云，梁有孫柔之瑞應圖記，孫氏瑞應圖贊各三卷，亡。今唐以後書注類書稱引孫書甚詳，又別出熊氏瑞應圖一書，則隋志所云亡者，殆修志諸人未見耳。余觀漢武梁祠石室畫像中有祥瑞圖三十五榜與古聖賢列女並錄，足證此爲漢儒之學。孫氏生當梁代，其圖確有師承。同時顧野王有符瑞圖十卷，南史本傳列其目。孫書小鳥生大鳥下引野王按者，蓋卽符瑞圖之文。沈約宋書符瑞志存九十餘目，其詞都與漢畫同，乃知若顧若沈，若孫，其學皆出一家，非無所依據也。但各書之目不全，無從考其原數。據崔豹古今注云，孫亮作流離屏風，鑲作瑞應圖，凡一百二十種，則三國時原目，當與漢畫相符。而今所輯多至一百四十餘種，疑其中有分合之異。觀于鳳、鸞、爰蕭之類，一物三名；寶鼎、神鼎之屬，異名同物；以及赤龍卽是河圖；桓桓卽是巨鬲，騰黃卽是乘黃；足見傳寫異詞，其溢出之數，多不可據。又孫書于幽昌、蕭敬、發明、焦鳴，自云四鳥狀皆似鳳，亦非嘉應，今載者，將辯非鳳皇而已。其文當附見鳳皇之下，不應別出題目，列爲正文。至於梧桐、野鴨，乃極尋常之物而目爲瑞應，此亦後人徵引，以他書混雜其間，非原書所有也。外此文字異同如浪井，漢畫作浪井。巨鬲，漢畫作巨賜。白馬朱鬣，漢畫作白馬朱獵。駘駒，沈志作駘。延嘉，沈志作延嘉。周匝，沈志作周印。烏車，沈志作象車。碧琉璃，漢畫、沈志作璧琉璃。凡若此者，或同聲假借，或形近易譌。

槩按，瑞應說者，鄒衍之徒方士所託。其書結集，自西漢景帝以後，已有可考。別詳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第二三章。

「瑞應」一辭，讖緯及二漢書史習見，蓋二漢間常語也。讖緯書亦有以此爲名者，如古瑞應圖，春秋瑞應傳，禮瑞應圖等是也。亦或作「應瑞」，如孝經應瑞圖是也。以上別詳禮瑞應圖解題。孫氏此書雖後出，然其以瑞應圖爲名，則相沿有自。

葉氏以武梁祠畫象中有祥瑞圖三十五榜與古聖賢列女並錄，因謂此爲漢儒之學。按圖繪古列女，今可知者，最早見于西漢成帝世，劉向父子爲列女傳，即在此時。別錄曰：

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，種類相從，畫之於屏風四堵。初學記二五引。劉向父子作列女傳，據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次其事于成帝永始元年。作列女畫不知在何時？然以別錄此文勘之，蓋距其作傳時不甚遠。抑或即在同時，亦未可知。至于武梁祠石刻，東京物也。二事不同時。葉氏並論之，以況孫圖思想產生之時代，未免籠統。即令上推至成帝世，亦失之過晚。黃易曰：

武梁石室祥瑞圖題字其語句，孫氏瑞應圖及宋書符瑞志所載，約略相同。東漢崇尚圖讖，故圖刻乃爾。原書未見，據金石萃編二一引。

黃氏完全置西漢一段歷史于不顧，直以此爲東漢人之學，則其誤甚矣。

孫柔之，時代未詳。葉德輝據隋志注「梁有孫柔之瑞應圖記」之文，以爲「孫氏生當梁代」。然中興館閣書目云：

符瑞圖二卷，陳顧野王撰。初世傳瑞應圖一篇，云周公所製，魏晉間孫氏，熊氏合之爲三篇。所載叢舛。野王去其重複，益采圖緯，起三代，止梁武帝大同中，凡四百八十二目。時有援據，以爲注釋。玉海二百引。

據此則孫氏乃魏晉間人。中興書目此說，蓋有所本。隋志注云「梁有」，未必即指其爲梁人，此理甚明。馬國翰以吳孫亮有瑞應圖屏風之作，以爲孫柔之蓋即亮之族人，雖時代與中興書目說大致相合，然指實爲其爲亮之族人，未免臆測。

兩漢間瑞應之書，不止一種，詳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第一章。大抵巧立名目，互相剽襲。今孫氏書所載事物與見行輯存讖緯相校，儼若重規疊矩。雖詳略互有出入，然其淵源實無二致。然則孫氏書雖晚出，故不失爲古讖緯之遺文也。中興書目云，

本出于古瑞應圖，周公所製。此則依託之說也。至于孫氏此圖必有所本，此則無可疑者。

讖緯中瑞應，多兩漢間人之說。詳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第七章。孫氏此書，亦不能例外，如玉羊條云：

崔駰有玉羊之銘。

崔氏東漢明章間人，與班固同時。漢人之說，此其例也。「小鳥生大鳥」條又引顧野王按語。中興目云，孫氏、熊氏合古瑞應圖爲三篇，而野王又去其重複，益采圖緯爲符瑞圖二卷。時有援據，以爲注釋。則是野王之書雖由孫氏、熊氏書改編，而其名爲符瑞圖。顧何以孫書中乃有野王之說。蓋野王雖改編孫熊二氏之書爲符瑞圖，而二氏書猶自別行，參考下引直齋書錄解題。好事者又摭拾野王之說以附益孫書也。馬氏亦分別觀之，謂其「亟言宋事，述及宋書」，知此爲梁陳間儒之所爲。此說是矣。日人小島祐馬祥以爲全書皆「梁以後之著作」，支那學七卷一號敦煌遺書所見錄。是據其一端以概其餘，斯不然矣。

孫書有後人臚雜之說，此固矣。然葉氏以梧桐爲例則非也。禮斗威儀曰：

君乘火而王，其政平，梧桐爲常生。藝文類聚木部等引。

遁甲開山圖曰：

梧桐不生，九州異君。御覽九五六等引。

舊書瑞目之有梧桐，此其可驗者也。按詩大雅生民：

鳳皇鳴矣，于彼高岡，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陽。

周之詩人以梧桐與鳳皇並舉，卽視梧桐爲瑞應之意。禮斗威儀云君乘火而王則常生梧桐者，似亦卽以此詩爲其造說根據。周爲火德，鄒衍五德終始之序則如此。然則讖緯以梧桐爲瑞，故有所受之也。

孫氏此書，隋志注、新唐志及中興書目均作三卷。舊唐志作二卷。而李淑書目有瑞應圖十卷，亦題孫柔之撰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十云：

瑞應圖十卷，不著名氏。案唐志有孫柔之瑞應圖記，熊理瑞應圖譜各三卷，顧野王符瑞圖十卷，又祥瑞圖十卷。今此書名與孫、熊同，而卷數與顧合，意其野王書也。其間亦多援孫氏以爲注。中興書目有符瑞圖二卷，定箸爲野

王。又有瑞應圖十卷，稱不知作者，載天地瑞應諸物，以類分門。今書正爾。未知果野王否？又云，或題王昌齡。至李淑書目又直以爲孫柔之。其爲昌齡，或不可知，而此書每引孫氏，則決非柔之矣。又恐李氏書別一家也。據此則十卷本之瑞應圖本不著撰人名，或亦題爲王昌齡，唯李淑書目作孫柔之。則不知是否另爲一書，所未詳也。

關於瑞應事數，葉氏據孫亮鑲作瑞應屏風凡百二十種，以爲此三國時原目，當與漢畫相符。而今所輯多至百四十餘種，疑其中有分合之不同。今按，葉說未諦。西漢以上瑞應說，姑勿論。東漢章帝世，班固撰集白虎通，其中封禪一篇，言應德瑞物有：

斗極明。日月光。甘露。嘉禾。蓂莢。秬鬯。景星。五緯順軌。朱草。木連理。鳳凰。鸞鳥。麒麟。白虎。狐九尾。白雉。白鹿。白鳥。景雲。芝實。異丹。薏苡。器車。神鼎。黃龍。醴泉。龍圖。龜書。大貝。明珠。祥風。佳氣時喜。鍾律調。音度施。四夷化。越裳貢。

共計都三十有六事。按章帝世無疑已有瑞應圖書。後漢書章帝紀論曰：

在位十三年，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，數百千所。

班固白雉詩曰：

啓靈篇兮披瑞圖，獲白雉詩效素烏。後漢書本傳。

又典引曰：

嘉穀靈草，奇獸神禽，應圖合謨。同上。

又漢頌論功歌靈芝歌曰：

因露寢兮產靈芝，象三德兮瑞應圖。初學記十五引。

曰「合於圖書」，曰「披瑞圖」，曰「應圖合謨」，曰「瑞應圖」，即瑞應圖書之謂矣。當時已有瑞書，而班氏又數數稱引之，則知白虎通所舉似瑞物如上引者，必以彼時瑞書爲根據。以校孫書，則其軼出孫書之外者有五緯順軌、白雉、佳氣時喜、鍾律調、音度施，四夷化、越裳貢七事。

吳禪國山碑曰：

踐阼初升，特發神夢，膺受籙圖；玉璽啓自神匱，神人指授金冊，青玉符者四；日月抱戴，老人星見者式十有式；五帝瑞氣，黃旗紫蓋覆擁宮闕顯斗牛者式十有九；麟鳳龜龍銜圖負書冊有九；青狔，白虎，丹鸞，彩鳳廿有二；白鹿，白麕，白麋，白兔冊有二；白雉，白鳥，白鵠，白鳩式十有九；赤鳥，赤雀廿有四；白雀，白燕廿有泰；神魚吐書，白鯉騰缸者二；靈絮神蠶彌被原野者三；嘉禾秀穎，甘露凝液六十有五；殊榦連理六百八十有三；明月，火珠，璧流離冊有六；大貝，餘蜃，餘泉泰十有五；大寶神璧，水青穀璧冊有八；玉燕，玉羊，玉鳩者三；寶鼎，神鐘，神璽，璽祝，神鬻冊有六；石室山石闔，石印封啓，九州吉發，顯天讖彰，石鏡光者式十有式；神口頌歌，廟靈口示者三；畿民惟紀，湖澤闔通，應讖合謠者五；神翁，神僮，靈母，神女告徵表祥者冊有泰；靈夢啓讖，神人授書，著驗口口者十；祕記，讖文，玉版紀德者三；玉人，玉印文彩明發者八；玉口，玉琯，玉璣，玉玦，玉鈎，玉稱殊輝異色者冊有三；玉尊，玉璽，玉盤，玉罍清絜光眼者九；孔子，河伯，子胥，王口宣言天平陸成，天子出東門鄂者四；大賢司馬微虞翻推步圖緯，甄匱啓緘發事與運會者二。其餘飛行之類，植生之倫，希古所覲，命世殊奇，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稱而數也。全三國文卷七五。

按此孫皓天璽元年秋八月事，具詳吳志本紀。碑文所稱瑞應事物，云皆于圖書有徵，不錄其餘，故曰「不在瑞命之篇者，不可稱而數也」。瑞命之篇，即瑞應圖之類矣。持此以校孫書，則孫書所闕者有玉璽，金冊青玉符，五帝瑞氣，黃旗紫蓋覆擁宮闕，青狔，白麕，白麋，按此即葉氏引沈志所謂銀鹿者。白雉，白雀，白燕，神魚吐書，白鯉騰缸，神絮神蠶，火珠，餘蜃，餘泉，青穀璧，玉燕，玉鳩，神鐘，璽祝，神鬻，石室山石闔，石印，石鏡光，神口頌歌，廟靈口示，湖澤闔通，神翁，神僮，靈夢，神人授書，玉人，玉印，玉琯，玉璣，玉玦，玉鈎，玉稱，玉尊，玉璽，玉盤，及孔子，河伯，子胥，王口之宣言等四十餘事。

至于熊氏瑞應圖，則與孫書並由所謂周公瑞應圖者改編而成者也。說已前見。今熊氏圖有文璣稽瑞頁五六引。及蒼頡與黃帝南巡狩靈龜負圖同上頁五八引。二事，孫書皆闕。孫書不完，此又其明驗也。

古讖緯瑞目，今殘存可考者殆猶不下二三百事。但當時實數已不可知。章帝紀云，「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，數百千所」。此其數目，不審如何計算？如後漢安帝延光三年，潁川上言，麒麟一，白虎二見陽翟。本紀。計算之法，如以麟與白虎各爲一單位，以一單位爲一事，則其計數爲二。如以白虎二，麟一計，則其數爲三。二法所得結果，絕不相同。章帝時瑞物計數，如用前法，則彼時瑞書原目，當在千數以上。然吾人今無從證明其果用何法也。東觀漢紀章帝紀：鳳皇見百三十九，麒麟五十二，白虎二十九，黃龍三十四，青龍，黃鸛，鸞鳥，神馬……日月不絕。載于史官，不可勝紀云云。似是用後一種計法。

東漢人所作之太平經云，「瑞應善物」有「萬二千」。某訣第二百四。又闕題。此或不免近乎誇張。然葉云三國時原目不過百二十，孫書不得逾此，亦于事實爲遠，斷可知也。

孫書此輯，其爲不完故可知。葉氏校以宋書符瑞志，視孫書多出銀麋，玉女二事，以爲

按許書，麋卽麇。注云，大麋也。此與銀麋，白鹿，同是一類。玉女，或疑卽二美母之神女歧出，然志云，「玉女，天賜妾也」。禮含文嘉曰，禹卑宮室，盡力溝洫，百穀用成，神龍，女降」。其文迥然不同。因憶四十二章經有天神賜玉女于佛之語，則玉女別爲一種。此二事足以廣異聞，資博物，而該書未引及之，當據志文補入。

按，銀麇，玉女二事，可補孫書所未備，是也。然玉女，讖緯舊說有之。葉氏以爲出四十二章經，非也。右沈志所引禮含文嘉「神龍女降」，御覽皇王部七引作：

神龍至，靈龜服，玉女敬養，天賜妾。

體徵部引作：

神龍，靈龜馴伏，玉女降。

藝文類聚帝王部人事部，占經人瑞，說郛等引文並大同小異；而「玉女降」三字則完全一致。占經又引宋均注有曰：

玉女，有人如玉色也。

宋三國魏人。然則「玉女」云云，無疑其爲舊文也。

不特此也，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：

神仙岳岳於棟間，玉女闕窗而下視。圖畫天地，品類羣生。雜物奇怪，山神海靈，寫載其狀，託之丹青。

按魯靈光殿者，漢景帝子魯恭王所作。殿壁間瑞應圖象有玉女，故王賦云爾。又春秋繁露十七天地之行曰：

一國之君，其猶一體之心也。……致黃龍，鳳皇，若神明之致玉女，芝英也。

按繁露所言黃龍，鳳皇，玉英，芝英，玉女皆瑞應事物。以神仙玉女爲瑞應，秦漢間則然。別詳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第三章。魯靈光殿畫象與繁露之有玉女，猶此意也。然則識緯瑞應說中之著玉女，其爲舊說必矣。葉氏乃牽引佛經，失之考矣。

復次，沈志原文首曰：

玉女，天賜妾也。

繼引禮含文嘉曰：

神龍，女降。

按以御覽，類聚，占經所引禮含文嘉說校之，知沈志此處故割裂其辭，最先拈出「玉女」者，便作標目。志書之體例則然也。末云，「神龍女降」者，神龍與玉女並降之謂也。首目已標出「玉女」，故複出則曰「女」。此則承上省文之法也。然則沈志自不誤。因論之。

孫氏此書，雖唐志以後未見著錄，李淑書目著錄十卷，以爲可疑。說見前。然太平御覽所引，軼出前人書注暨類書所引範圍以外者，不下二三十事，疑御覽所據，倘是原書，亡佚或在南宋以後。

輯本，今所知者有馬氏玉函山房，葉氏觀古堂兩種。葉本後出，所收視馬爲富。各書引文，分條排列，編次醒豁，亦于翻檢爲便。唯罅漏仍不免，例如引稽瑞，頁一三脫丹甌二事，頁一六脫九尾狐一事。——後知不足齋本。——引路史，于餘論沈璧篇脫一事。此外未收之書尚多，不具舉。須待補充。晚出敦煌「瑞圖」鈔本殘卷 伯希和編目二六八三號。引二事四則，氏亦未及采集，則時代使然。氏之病，不在此也。

馬葉二氏輯本最可議者，爲其對於材料之處置。按孫氏所從出之本爲託名周公

之瑞應圖。由此而產生者同時復有熊氏瑞應圖。詳上。此外名瑞應圖之書，又有下列六種：

（一）庚溫一作蘊。瑞應圖。南齊書祥瑞志序。 榮按，類書間有徵引。

（二）瑞應圖二卷。佚名。隋書經籍志五行家。

（三）古瑞應圖二卷。佚名。歷代名畫記卷三。 榮按，此與隋志所著錄者，殆是一事。

（四）瑞應圖十五卷。佚名。日本國見在書目五行家。

（五）瑞應圖十卷。中興書目。 稱不知作者。又云，或王昌齡，而李淑書目則以爲孫柔之。 榮按，孫氏瑞圖，諸家或云三卷，或云二卷，今李氏作十卷，未詳。

（六）瑞應圖十八卷。佚名。宋史藝文志雜家類。

以上若第（二）（三）項爲一事，則共爲五種。若合孫、熊二家書計之，則有七種。加以託名周公之瑞應圖一篇，則共爲八種。此類書，依見存材料驗之，連牀疊架，大同小異。古人引書，往往不繫名氏，如史記孝武紀集解，漢書武紀注，北堂書鈔卷百九又卷一三七並引瑞應圖而不著名氏，吾人何從而定其爲誰屬？即如文選東京賦與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善注引瑞應圖，並不著名氏。其間江賦注則引曰孫氏瑞應圖。若吾人據此一例，遂謂前二事均應屬孫氏。其不稱孫氏者，省文。豈非勇于決斷，無當于不知蓋闕之義？馬葉二書于此等處，都不注意，殆是一失。

余擬別爲瑞應圖四種之輯，若孫，若熊，若庚，各隨引書所繫而加以分別。其不著名氏者，則姑以屬之佚名之瑞應圖。此雖復不能反古人之真，至于杜譏專輒之譏，則庶乎免矣。

三十四年二月十四日，呵凍脫稿。

三十五年七月六日，重訂畢。

敦煌鈔本瑞圖殘卷（伯希和編目二六八三號）

敘 錄

〔王重民巴黎殘卷敘錄子部瑞應圖〕瑞應圖殘卷，長可兩丈，上幅爲圖，存二十有二。下幅爲說。圖與說均有目，說或不盡具圖，故說較圖爲多。

此殘卷書名已佚。存龜，龍，發鳴三類。校以宋書符瑞志首麒麟，次鳳凰，次龍，次龜，則卷首殘缺者或當爲麒麟，鳳凰兩類。又校以開元占經所引瑞應圖，解說亦無大異。卷中

引及孫氏瑞應圖及宋書符瑞志。又屢稱舊圖不載。所謂舊圖者，今不能知爲誰氏之圖，則作者應在梁陳之世，據舊圖而更張之耳。圖爲彩繪，字不避唐諱，殆猶爲六朝寫本。

第一圖及說均殘存者尙半。說云，「其唯龜乎。」書曰龜從，此之謂也。靈者，德之精也。龜者，久也，能明於久遠事也。王者不偏不黨，尊耆不失故舊，則神龜出矣。」開元占經卷一百二十引「此之謂也」句脫之字。然占經所引尙完整。「其唯龜乎」句上較卷子本可多得三十六字。又殘卷青龍條引孫氏瑞應圖曰，「青龍，水之精也，乘雲雨而上下，不處淵泉，王者有仁則出。又曰，君子在位不肯斥退則見。」開元占經引「雲雨」二字誤爲「龍」字。「不肯斥退」句缺一「肯」字。並當據卷子本校補。然卷後又複出青龍一條，說之不同者僅二三字，而不著出孫氏瑞應圖。又黃龍條云，「四龍之長也，不澆池而漁，（槃按，漁下蓋闕德字。）至淵泉則黃龍遊於池。能高能下，能細能精，（槃按，精疑當作粗。）能幽能冥，能短能長，乍存乍亡」。四字爲句，頗似讚語。與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引同。然卷後又複出一圖說稱「五龍之長也」，則又與開元占經卷一百二十引同。然則是書作者，當係雜採羣說，欲爲總匯，故爲圖則前後複出，爲說則或依舊書，或稍增飾。龍之一類，爲圖與說已三十有三事，則是書卷佚之繁巨，不難逆知。惜存者僅此。雖令人嘗鼎一臠，猶不能不悵然若失也。

至所引用書有尚書中候并注，春秋元命苞并注，春秋運斗樞，春秋演孔圖，蔡伯喈月令章句，禮稽命徵，禮斗威儀，孝經援神契，魏文帝雜事，括地圖并注，孫氏瑞應圖，并足資輯佚。又所引禮記，大戴記，文子，淮南子，亦足資校勘。

槃按此殘卷名稱作者均佚。以今考之，蓋與顧野王符瑞圖內容近似。野王此書來歷，中興書目詳之，曰：

符瑞圖二卷，陳顧野王撰。初世傳瑞應圖一篇，云周公所製。魏晉間孫氏，熊氏合之爲三篇。所載叢外，野王去其重複，益采圖緯，起「三代」，止梁武帝大同中，凡四百八十二目。時有援據，以爲注釋。玉海二百引。

依中興目說，則野王符瑞圖之要點：（一）改編孫氏瑞應圖說；（二）兼改編熊氏瑞應圖說；（三）增采圖緯；（四）時復有所援引，以爲注釋；（五）起三代（？）；（六）止梁武帝大同中。

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三：

符瑞圖。元注，十卷。行日月楊廷光。并集孫氏熊氏圖。槃按，此據學津討原本。津逮本同。元注有譌誤。「楊廷光」，當作「揚光」。「行」字，以張書祥瑞圖條下注「起天有黃道」文例推

之，當作「起」。「起日月揚光」者，此書以「日月揚光」說起首也。藝文類聚一等引孫氏瑞應圖文有「日月揚光」一條。張氏云，符瑞圖「并集孫氏熊氏圖」。然則符瑞圖「起日月揚光」，蓋其說本諸孫氏圖也。「楊廷光」本人名，吳道子高第。同書同卷屢見，傳刻之本因涉此而誤。王重民君引作「揚光」，猶得其真，但不審所據何本？

按此符瑞圖與中興目所論之野王符瑞圖，書名固同，而取材于孫熊二氏瑞應圖一項亦合，殆是一書。唯卷數不同，又野王符瑞圖除根據孫熊二氏圖加以改編外，復增采圖緯，時有援引以爲注釋，而張氏所見之書，止言其「并集孫氏熊氏圖」而不及其他，此其微異。然余疑野王符瑞圖重要之點，唯在并集孫熊二氏圖，故張氏亦僅舉似此點，而忽略其餘者。至于卷數，張云十卷，而中興目乃云二卷。然以舊新唐志暨日本國見在書目之並作十卷，與張氏所記者不殊，則中興目作二卷者，蓋誤，抑其竟有他故，未可知也。詳下。

野王符瑞圖之內容，中興目如上所論述之六項，以殘卷校之，類似之處甚多：如殘卷「青龍」及「赤龍負圖授帝堯」二條引孫氏瑞應圖說，又有「瑞應圖」說二事，未明言其爲孫書，今不論。此與符瑞圖之第一項相應；「帝禹御二龍」條引括地圖，「交龍洮於河」條引禮斗威儀，如此之等，與符瑞圖之第三項相應；「帝禹御二龍」條引神靈記爲注，「蛟龍」條引山海經爲注，如此之等，與符瑞圖之第四項相應。唯符瑞圖第二項有熊氏瑞應圖說，殘卷今無其文；第六項，符瑞圖「止梁武帝大同中」，今殘卷唯「赤龍負圖授帝堯」條引及宋書符瑞志，知其不無後代之說，但宋以後事物，亦無可考。然殘卷不完，此二事當存疑，不可斷其必無。至于符瑞圖第五項「起三代」，而殘卷乃有黃帝、顓頊、帝嚳之等說，是限于三代也。六項之中，獨此事似違異。其實不然。御覽八九六引符瑞圖曰：

車馬有節則見騰黃。騰黃者，神馬也。……出白氏之國。乘之，壽三千歲。

元注，黃帝乘之。

按瑞書以符瑞圖名者，以今所知唯野王之書則然。野王此書北宋間尙存，御覽自得援用。符瑞圖已有黃帝乘騰黃之說，然則云符瑞圖「起三代」而不數三代以上者，中興目之誤也。起三代，殊無理由。所謂符瑞，諸書傳託，三代以前者居多。若謂三代以上不可考信，則不知此類物事根本妄誕。以符瑞圖十卷，諸家著目並同，而中興目以爲二卷；本起三代以上，而中興目則

以爲「起三代」：就此二事推之，則中興目所據者，可能非足本。中興目此處已誤，是野王符瑞圖內容大要六事，以校殘卷，唯熊氏瑞應圖說及劉宋以後瑞物二項今無可考，原卷有無，在未可知之列。其餘諸事，無不切合。此何也？豈偶爾耶？將殘卷其果爲野王書耶？

王重民君曰：

陳直齋著錄瑞應圖十卷，解題云，「不著名氏。案唐志有孫柔之瑞應圖記，熊理瑞應圖譜各三卷，顧野王符瑞圖十卷，又祥瑞圖十卷。今此書名與孫、熊同，而卷數與顧合，意其野王書也。其間亦多援孫氏以爲注。中興書目有符瑞圖二卷，定著爲野王。又有瑞應圖十卷，稱不知作者，載天地瑞應諸物，以類分門。今書正爾，未知果野王否？至李淑書目又直以爲孫柔之，而此書多引孫氏，則決非柔之矣」。此殘卷與直齋所見者正相同，而其著者陳氏已不能指名。

此瑞應圖十卷，不著名氏，故直齋雖亦疑其爲野王書而不能定。按野王著祥瑞圖，符瑞圖二種，舊新唐志以下並見著錄。其中符瑞圖一種，與殘卷大都相應，鄙人上文所論是也。今直齋所見者爲瑞應圖，與野王之作符瑞圖者不合。御覽所引，雖亦有顧野王瑞應圖一種，卷五二。然其書結構，來歷，不得而詳。豈符瑞圖亦或題作瑞應圖耶？然余疑直齋止言其所見之瑞應圖「多援孫氏以爲注」，不及他事，則其內容與野王符瑞圖故不侔，與殘卷亦不相照。王君云，此殘卷與直齋所見之瑞應圖正同，恐誤。至于直齋所見瑞應圖之編制，有「載天地瑞應諸物，以類分門」一點，此與殘卷可謂符同。然此種編制，六朝唐宋書言瑞應者如宋書符瑞志，南齊書祥瑞志，唐劉廣稽瑞，宋王應麟玉海祥瑞門之等，大都相同，不爲特證。

殘卷雖可能爲野王之符瑞圖，然傳鈔出于俗手，故多鄙別譌誤之字；編次亦不倫，例如「青龍銜圖授周公」條，次在「赤龍負圖授帝堯」條之前。「黃龍負圖授黃帝」條，則在「帝堯」條之後。若謂依五行相生說以青木赤火黃土白金黑水爲序，則其「青龍」，「黃龍」，「黑龍」，「白龍」，「黃龍」之第目又非也。抑且「黃龍」一條，前後三見，詳略不同，本是一事。諸如此類，蓋由展轉傳寫，久而失實；亦或好事者流時復隨意拼湊。原書面目，因之遂大遭破壞。獨其有

圖有說，此處猶爲近古。按維書曰：

王者之瑞則圖之。陶穀述龍門重修白樂天影堂記引。

瑞應圖書之性質，此卽其說明。此事起原，可能甚早。然其成爲專門之瑞應圖書，則前漢景武以後始有可考。

此類書說，大抵皆繫以「圖」字，如漢武歌詩曰：

齋房產草，九莖連葉。宮童効異，披圖按謨。漢書禮樂志。

班固白雉詩曰：

啓靈篇兮披瑞圖，獲白雉兮效素烏。後漢書本傳。

按所謂「披圖」，「披瑞圖」，此圖卽瑞應圖之類矣。以上別詳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第三章及孫氏瑞應圖解題。其書以「圖」爲名者，以今所考則漢志易家有神輸五篇圖，讖緯有瑞應圖，禮瑞應圖，樂五鳥圖，孝經應瑞圖之等。蓋此等以「圖」名之書，大都皆附以圖繪，論衡講瑞篇曰：

考以圖象，驗之古今，則鳳麟可得審也。

應劭風俗通曰：

七日名爲人日，家家剪綵或鏤金箔爲人，以帖屏風，亦戴之頭髻。今世多刻爲花勝像瑞圖金勝之刑。佚文。從古逸叢書影印玉燭寶典本卷一引。漢魏遺書鈔董助問禮俗三說略同。

王充由「講瑞」而考及繪畫，應劭言花勝刑制而舉例瑞圖，此瑞應書之有圖象可以稽諸記載者也。武帝獲麒麟作閣，圖畫其象，閣遂因以爲名。漢書蘇武傳注引張晏說。魯恭王作魯靈光殿，畫「神仙」，「玉女」，「雜物怪奇」。魯靈光殿賦。按玉女及怪奇物皆瑞應，別詳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第三章及孫氏瑞應圖解題。東京一代「開四夷之境，款殊俗之附」，「藏山隱海之靈物，沈沙淩陸之瑋寶」，皆「呈表怪麗，雕被宮幄」。後漢書西南夷傳論。濟陽故宮皆畫鳳皇。東觀漢紀光武紀。如此之類，無疑其卽爲此時代風氣之表徵。至于實物如武梁石室瑞應圖說，說存，圖已佚。又隸釋二，光和二年樊毅脩華嶽碑云，「圖珍琦，畫怪獸」。體例是否與武梁石室同，無可攷。此又其約略可驗之于今者也。

殘卷保存舊書舊說極多，讖緯材料尤富。日人小島祐馬祥首先逐寫全文，刊支那學報七卷一號，昭和八年，卽一九三四年版。承友人全漢昇先生檢示。圖則闕。小島復有序

載書首，然而無所發明。國內學術界爲文介紹者，今唯知有王君。民國二十五年北平圖書館刊。鄙人曾于民國二十九年秋，爲本所函託王君影致此卷，郵經海防，竟淪敵手。王君敘錄，多所推闡，唯中間一二事，未敢苟同，輒據淺見草爲此文。殘卷體要亦不無可述者，因並論如上云。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十日，大暑中漫爲記